

从 2500 年前的波斯帝国故都，到伊斯法罕精美的建筑群

伊朗“世遗”见证着多文化融合



波斯波利斯，昭示着辉煌的古代波斯文明

作为古代波斯帝国辉煌的象征，位于伊朗法尔斯省的波斯波利斯，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伊朗最负盛名的景点之一。1971年，巴列维国王在波斯波利斯举行纪念居鲁士大帝建立波斯帝国2500周年盛典。可以看到，波斯波利斯至今仍承载着波斯民族遥远而骄傲的梦想。

“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万王之王、万邦之王、该宫殿的建造者。”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著名的国王大流士一世的霸气宣示，记录在波斯波利斯阿帕达纳宫奠基铭文中。波斯波利斯于公元前518年开始兴建，历经多代君主不懈努力，最终形成由“万国门”“阶梯”“宫殿”组成的建筑群，并按照宫殿、金库与贮藏室、行政用房、军事区等在功能上作了明确区隔。

其实，“波斯波利斯”为古希腊人的叫法，真正的波斯语名称为塔赫台·贾姆希德，意为贾姆希德的御座，后者在菲尔多西所著《列王纪》中被描述为“统治伊朗700年的国王”，创造了伊朗人的新年“努鲁兹”节。

作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礼仪首都和艺术展示场所，该“御座”背靠崎岖不平的山峰，修建在一块高17米、半人工半天然的台地上，俯视着广袤富饶的平原，面积约13.5万平方米。

“我薛西斯，按照阿胡拉马兹达的意旨，修建了该万国之门厅”。由4根高约25米的石柱组成的“万国门”由大流士一世之子薛西斯一世主持修筑，门柱上雕刻着人兽身像，象征着帝国的力量。“万国门”的长廊连接着阿帕达纳宫。

作为波斯波利斯最古老、最宏伟的宫殿，阿帕达纳宫集中展现了波斯帝国的盛景。阿帕达纳宫现存13根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扬言要对伊朗52个目标实施打击，其中一些是文化遗址。此番言论令世界愕然。

事实上，作为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伊朗有24处世界遗产载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其中2处为自然遗产，其余22处均为文化遗产。这22处文化遗产代表了伊朗不同时期、不同文明、不同领域的灿烂历史，是多民族智慧的结晶、多文化融合的成果。

文明遗迹绝不能因政治或战争受威胁或被毁灭。

石柱（见图），其东面台阶被完好保留，上面的石雕不仅表达了琐罗亚斯德教、即中国人熟知的拜火教的意义，而且记述了臣邦晋谒的景象。御林军、皇家仪仗队、波斯和米底贵族分次排列，23个属国臣邦的使团三人一排，带着贡物由官员带领行进。尤为精巧的是，23幅臣民浮雕通过对人物发型、肤色、服饰、特产的描绘，为现代人还原出古代中东地区民众的风俗风貌。

在公元前332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东征中，该建筑群被焚毁。木质的屋顶灰飞烟灭，石制的地基、柱台、廊柱与柱头得以保存。狮子、鹰等动物形象被对称地雕为柱头，或立于石柱，或卧在地面，或收于海外博物馆，显示出其技术之精湛与工程之浩大，昭示着古老的波斯文明。

距离波斯波利斯约80公里处，是200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帕萨加德，由阿契美尼德王朝缔造者居鲁士二世于公元前550年建立，是西亚第一个多文化帝国首都。居鲁士二世也因释放“巴比伦之囚”闻名遐迩。约160公顷的帕萨加德遗址包括居鲁士二世的陵墓、宫殿和花园，突出反映了皇家艺术和建筑特色，以及波斯人的文明程度。

这两处文化遗产所在的法尔斯省位于伊朗中部，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时期均扮演着重要角色。法尔斯省省会设拉子以南的费鲁兹阿巴德曾为萨珊王朝的首都，设拉子也被认为是波斯文化的代表。

2018年，萨珊王朝考古遗址成为法尔斯省第三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的历史遗迹，见证了波斯、帕提亚文化传统和罗马艺术在伊斯兰时代对建筑和艺术风格的重大影响。

除了典型的波斯文明遗址，伊朗还有5处公元前的文化遗产。比如出土第一部民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的苏萨，是最古老的人类居住遗迹之一，公元前7000年即有人类聚居的痕迹，而建城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

伊斯法罕“半天下”，多样文化各放光彩

与设拉子的地位相对应，伊斯法罕则成为伊朗伊斯兰文明的中心。16世纪末，萨法维王朝的阿巴斯一世在取得对乌兹别克人的胜利后，从加兹温迁都至伊斯法罕，并对新都进行大规模扩建。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商人、工匠、艺术家聚集于此，伊斯法罕在17世纪上半叶发展成为伊朗的商业、手工业、艺术中心，曾有伊斯法罕“半天下”的美誉。

伊斯法罕汇集了宫殿、桥梁等伊斯兰风格明显的文化景观。四十柱宫巨幅壁画和拱顶绘画描绘了《列王纪》中的著名场景，坐落在扎因代河上的三十三孔桥可供行人和马车双向分行。而市内最有名的，莫过于1979年和2012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伊玛目广场和伊斯法罕清真寺。后者始建于8世纪，在11世纪的塞尔柱王朝时期形成区别于阿拉伯清真寺的风格，后经多个王朝扩建，成为伊斯法罕最古老、最壮观的清真寺。

伊玛目广场由阿巴斯一世修建，总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原名为“世界映画

广场”，后改名为国王广场，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更名为伊玛目广场。一起改名的还有位于广场南侧的伊玛目清真寺，是伊朗在建筑、木雕、釉砖工程上壮丽精美的典范，与之遥遥相对的，是广场北端的商队驿站和巴扎集市。广场原设计为马球场，现在还能看到门柱，登上广场西侧中间的奥利·高普宫，可以俯瞰整个广场、观赏马球比赛。

伊朗的世界文化遗产不止波斯和伊斯兰风格。在伊朗西北部的东、西阿塞拜疆两省内，亚美尼亚人的圣萨迪厄斯修道院、圣斯特帕诺斯修道院、圣玛丽教堂三个基督教堂作为集合，于2008年载入遗产名录。位于伊朗北部古莱斯坦省内的高布斯拱顶尖塔，则代表了神秘主义风格，这个建于10世纪的建筑连同地基高达72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全部用砖建成的塔。

除了人文建筑，大不里士巴扎、雅兹德老城，以及马赞德兰省、法尔斯省、克尔曼省等多省内具有波斯风格的伊朗花园，作为人文空间被载入遗产名录。位于胡泽斯坦省的舒什塔尔水利系统、在各省皆有分布的波斯坎儿井，两处水利程因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开创性、因地制宜的技术，同样被收录。

地处伊朗中部半沙漠地区的梅满德拥有大约8000年至1.2万年的历史，当地居民在软岩上开凿的窑洞在干旱的半沙漠地区非常常见。居民冬季住在窑洞里，春秋两季住在山区临时定居点里，这样的文化景观呈现了一套独特的游牧系统——为适应人的生活，并非根据水草而迁移。

行走世界

深处伊朗腹地、地域辽阔的亚兹德省是这个国家最干旱的地区之一，43.8毫米的平均年降雨量，造就了占该省60%面积的卡维尔盐漠。省会亚兹德，没有设拉子昔日波斯帝国的辉煌，没有伊斯法罕“半天下”的美誉，有的只是朴素的古老和宁静。

亚兹德市内的历史风貌区“亚兹德老城”于201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老城民居的屋顶，近观高耸的风塔，遥望拜火教的神坛，仰望闪耀的星空，耳边好似传来沙漠的驼铃声。

从地图上看，亚兹德老城就像一只凤凰，栖息在城市的中心。城中巷子蜿蜒交错，集中了亚兹德市内几乎所有的历史景点。面积不算太大的老城，竟然保留了2000处以上恺迦王朝时期的大小建筑。灰黄的砖块和泥土筑成的建筑群，部分已有长达7000年的居住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老城中遍布的土房子貌不惊人，内部却常常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装饰，无声地、却又急切地讲述着昔日主人们的生活：梁柱上，图案繁复的罗马雕饰层层叠叠；木枢间，阳光透过五彩玻璃照亮厅堂；庭院中，一池清水滋润着环抱的玫瑰花园。

在13世纪前后的百年间，以“繁华、热闹”的景象出现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亚兹德曾是中东地区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在萨法维王朝时期，和其他许多城市一样，亚兹德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变迁。直至20世纪中叶，一条铁路将亚兹德和首都德黑兰连在一起，为古老而遥远的沙漠城市揭开尘封已久的面纱。

如今，老城中大大小小的老宅子有了新的归宿：一些华丽精巧的被旅游部门接管，作为民居的代表对外展示；一些开设成家庭旅馆或纪念品商店，销售具有地方特色的老物件和手工地毯；一些朴素无华的则保留了民宅的本质，有些甚至仍在使用一个世纪以前的木门。

不用特别仔细，也会发现老房子的木门其实并不对称。左侧装有条形门环，供男性敲击，声音低沉回转；右侧则饰以圆形门环，供女性使用，声音短促清亮。在古老的年代，房内的主人通过这一方式判断访客性别，以恰当的装束前来迎接。

老城的建筑主体大都采用同样的修筑方式，以砖块砌墙，并在表面附着混杂草屑的泥土。得益于炎热干燥的气候条件，砖块在塑形后放在烈日下暴晒而成。据说土房比砖房有着更好的隔热效果。砖块使建筑更加坚固，附着稀泥的做法则是为了避暑，“砖糊泥”的建筑方法巧妙地结合了两者的优点。

但亚兹德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老房子顶部几乎都有类似烟囱的设施，便是亚兹德地区的标志——风塔。

与烟囱喷云吐雾不同，风塔是气吞八方。多棱柱形的风塔在各个方向留有风口，无论风向如何，空气都可以通过构造巧妙的内部通道到达屋内。通道下方是盛有清水的池子，风直接吹向水池，冷却之后扩散到房屋的各个角落。风塔不仅应用于住房，当地大量存在的地下冰窖也得益于于此，让食物在气温高达四五十摄氏度的炎热夏季得以较长时间保存。

这一由波斯人始创的建筑瑰宝还是伊朗现代建筑普遍使用的“水空调”的原型。遗憾的是，兼具节能环保和体感舒适两大优点的“风塔”却并不适用于上海这样潮湿的沿海地区。

当唱铃声响起，喧嚣在落日的余晖中消散，古城恢复了宁静，仿佛从来没有被惊扰过。所以，在亚兹德，一定要放缓行程，放慢脚步。在庭院里或坐在池边，或卧身榻上。置身于上千年的历史中，叩响沉重的门环，变幻了时空。

宁静，是亚兹德留给人们最深的记忆。这里没有太多的高楼，每当夜幕降临，街道也随着周围的群山荒漠趋于沉寂。多年以前，纯朴的居民穿越整个市区为游客指路。多年以后，迅猛发展的旅游业冲击着这个城市数千年来的平静，当地人也在人性与利益之间经历悄然的转变。

亚兹德老城曾在风沙中守望波斯民族的过往，也正在见证整座城市微妙的变化。新城自然无法古老，却并非无法保留曾经的淳朴与宁静。



本版撰稿/摄影 孙华
题图：波斯波利斯阿帕达纳宫的石柱。
右图：亚兹德风塔守望波斯人的过往。

慢点儿，在亚兹德品味宁静

地理上一东南一西北，气候上一干燥一潮湿

伊朗两处自然遗产各具风貌

2019年7月5日，在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期间，伊朗希尔坎尼森林通过审议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这是继卢特沙漠2016年载入名录后，伊朗的第2个世界自然遗产。

两处遗产在地理上一东南一西北，在气候上一干燥一潮湿，各具风貌，遥相呼应。

卢特沙漠：遍布“魔鬼城”，还是地表最热的地方

卢特沙漠位于伊朗东南部地区，在南霍拉斯、克尔曼、锡斯坦俾路支斯坦三省内，由西北向东南绵延320公里，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

卢特沙漠不止一望无际的沙漠，还有广袤的沙漠和桉柳属植物。沙漠中看似弱不禁风的松土非常坚硬。待岁月褪去表面的尘土，它们中的任何一员都可能是一座玛瑙矿。在克尔曼，散落在荒漠中的玛瑙原石在烈日的灼烧下开裂，被狂风带到任何可能之处，玛瑙信手可拾。

卢特沙漠因雅丹地貌而闻名，有资料称，世界上最高、距离最长的雅丹地貌聚集于此。以陡坡、奇形为主要特征的雅丹地貌对久闻“魔鬼城”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卢特沙漠保留了大自然最原始的鬼斧神工——圆润如鸭蛋、陡峭若碉堡，形态各异的大小土堆沿着公路两边扩散开去，望不到头。

可能有些意外，全球最热的地方竟在伊朗的卢特沙漠内。美国航空航天局曾于2005年通过卫星上的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在卢特沙漠内的甘东·贝里昂平原测得70.7℃的极端地表温度。这比1992年在利比亚测得的地表最高温度还要高12℃，由此甘东·贝里昂成为地球上最热的地方。当地传说，曾有一位粗心的货主将一车麦子遗忘在荒漠中，数日之后返回寻找，发现麦子已被烤焦。“甘东·贝里昂”因此得名，意为“烤焦的麦子”。

除了壮美的自然景观，卢特沙漠还有古老的人类文明。这里出土过距今5000年的陶器，陶器上绘有不同图案，且染为红色。在一些墓葬中，还出土了多聚器皿，与相隔千里的苏萨发现的公元

前3000年的器皿相似。

希尔坎尼森林：葱郁“天堂”面临着人类的破坏

希尔坎尼森林亦称里海希尔坎尼混合林，位于伊朗北部地区，沿着里海南部海岸绵延800多公里。森林涉及古莱斯坦、马赞德兰、吉兰等5个省。

希尔坎尼森林的历史可追溯到2500万年至5000万年前，曾覆盖温带地区，在第四纪冰川期间面积缩小，又随着气候变暖再次扩大。在这片古老的森林中，生活着超过3200种植物、180种典型的阔叶温带森林鸟类和58种哺乳动物，包括伊朗标志性的波斯豹。

关于希尔坎尼森林能载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还曾有过一段插曲。该森林不仅处于伊朗境内，也覆盖了阿塞拜疆的希尔坎国家公园。2006年7月，阿塞拜疆提出把其境内的里海—希尔坎尼森林申请为世界自然遗产，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研究后表示，阿塞拜疆境内的森林面积仅2万公顷，相对于伊朗境内的上百万公顷，实在无法单独注册。伊朗